

訪許成章教授談台語字源研究

三十年寒窗

最近，台灣的台語研究界發生了一件小小的喜事。同道間收到許成章教授的一份「台灣漢語辭典——音字篇」手寫影印本。雖然這只是一份只有61頁厚的樣本，不免叫人感到略為單薄——據說，許教授全書完成之後可多達一千萬字，應該厚達千頁——然而，就像大腹便便的新婦初傳產前陣痛的消息一樣，使得每一位愛護她的人，都衷心地感覺到一份喜悅，誠心祈望新生兒的順利誕生。關心台語研究的人，都祝禱許教授這部大著早日完成問世。

二月底，我專程到高雄的許教授家拜訪他。

「教授，您已完稿，請問目前謄好多少了？」

「五分之二。」

「預定還要多久可以完成？」

「兩年吧。」

兩年？記得三年前我就問過教授同樣的問題。那時許教授也答說兩年。現在三年都過去了。坐在一旁的教授夫人笑著說：

「兩年。說過多少次兩年了。他太頂真，一再修改、增補——這樣下去，也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有完成的一天。」

據許成章教授說，他寫「台灣漢語辭典」，已經15年了。「但是從開始蒐集資料、做卡片算起，至今已30多年。」他說。

30多年！一本書竟寫了30餘年，還在繼續修訂。許教授今年76歲。這本辭典花了許教授的半輩子。

教授的高雄醫藥院高足吳錦煌醫師曾經這樣對我說：

「我並不懂台語學，無法從專業上看許教授這本辭典的價值。但是我相信，花了畢生精力寫出來的東西，一定是名著。今天或許知道重視許教授這項工作的人不會多，但是將來這本辭典一定會成為寶貴的文獻。」

花費30餘年的時間去研究一個題目，一定投下一筆不小的資金吧。除了自己投注的費用，教授有沒有得到過什麼基金會或研究獎助金之類的補助？

「沒有。」許教授淡淡地說，「我曾向國科會申請過三次研究補助。均如石沈大海。」

於是我們談起來爲什麼研究數千年前的中國古代死語言可以得到補助，研究現代台灣社會中活的地方語言，卻不能得到研究經費上的補助？

「我也想不通。也許是因爲政府認爲目前應該提倡國語，如果鼓勵方言研究，恐會影響國語的推行吧。」他說。

教授不但得不到政府、公家研究機構的補助，即連來自台灣民間的補助也沒有。幾十年來，只有少數來自許教授學生和極少數學界人士給許教授一些精神上的支援。而許教授的事業最大的支柱，是幾十年來許教授全家人戮力同心、歷久不歇的支持。

「我有兩個兒子、兩個女兒。他們每月給我一千到三千元。我內人每天到他妹妹那兒包壽司打工，賺幾千元貼補。主要的收入，當然是我每个月一萬五千元退休金。」

許教授每個月最大的支出是支付一萬七千元薪水給他的助手柯素真小姐。這筆支出幾乎用去他「收入」的絕大部分。

「她是個好助手，她要是出去教書，薪水就可能不止我付她的這個數字，我不能讓她吃虧。」76歲的許教授每天工作至少10個小時，15年來如一日。柯小姐說：

「許教授現在除了視力差些，其他在健康上一切比我好。我只要連續工作3小時，就開始疲勞。每天，我還沒來上班，許教授早已開始工作了；我下班之後，許教授還在繼續工作。」

我又問：

「他沒有休息嗎？」

研究台語是許教授幾十年來的全部生活。據柯小姐說，許教授在研究工作之外，對吃、喝、玩，沒有半點興趣。

「曾經有一位在日本的學生來信邀請他到日本一遊，旅費完全由學生負擔，但許教授說這本書還沒完成，走不開。」柯小姐說，「另外也有一位美國的學生，邀請許教授去美國一遊，也被他婉謝了。」

在別人看來，這長期、單調的研究也許顯得太清苦，太枯燥無味，但許教授卻自得其樂。

「每當爲台灣話考證出一個字源，心中的快樂，真正不可言喻。」他說。

我們於是都笑了起來。是啊，爲台灣的閩南語找到一個漢語語源時的快樂，在我小小的研究工作上，也深切體會過。但是在格局上，我的工作跟教授比起來是小巫見大巫。尤其是他那持續日以繼夜工作15年以上的治學的惓誠專一，是我所遠遠不及的。

可是無論許教授的體力和精神多麼旺盛，他一定也有精疲力竭的時候吧？

「是的。」柯小姐說：「有時候，他會陷入深深的沈思裡，精神恍惚。每當叫他不應，回答問題時看他心不在焉，我就知道他正在思考著一個研究上某一個問題而疲勞過度了。這時候，我會邀許教授到西子灣去散散步。許教授喜歡看海。因爲海的那一邊，是澎湖，他生長的故鄉。」

柯小姐說每次陪許教授到西子灣去散心，特別感到安詳。她往往慢步在教授的右後方，傾聽著許教授細訴他孩提時代的古老的故事。

「聽著那些湮遠的往事，真有隔世之感。教授講話很幽默，他講笑話，似乎使說的人和聽的人都消除了疲勞。」

詞素的蒐集和語源的考證

教授正在從事的這部台灣漢語辭典的工作，蒐集所有出現於台灣的閩南語中的詞素，並且從中國古籍中引經據典，一一考證其漢語的語源。台灣閩南語詞素的蒐集，前人做了許多，尤以杜嘉得的「廈英大辭典」和台灣總督府的「台日大辭典」最為完備。但是迄今為止，從來沒有一部台灣漢語的語源詞典。幾十年來，許教授不但從事於台灣漢語詞素的整理和蒐集，並且逐一考證語源，畢二件大業於一役，野心是很大的。

有一回，我曾經這樣問許教授：

「您真是野心勃勃，並且精神充沛，這有什麼理由嗎？」

教授想了一下，打趣說：

「也許因為我有海賊的精神，我是海賊的後裔咧。」

「海賊的後裔？」

「鄭成功也是海賊的後裔嘛。我的祖先相當富有，曾有四艘大船，往來於天津、廣州之間做生意，」許教授說：「後來這四艘大船被海賊搶走，從此家道中衰。澎湖是個貧瘠的地區，再怎樣勤勞都不可能積錢買大船。既然因船被劫而窮，我就推想我們的先人大概最初也是因劫船而富的吧。」

這樣的家庭史，對中國航運史、中國貿易史，恐怕都是十分重要而有趣的例子。然而許成章教授口中昔時澎湖的荒瘠與不毛，和今日人們對澎湖的印象頗不相若。

「從前的澎湖是窮鄉僻壤。我上『公學校』讀書的時候，中午就從來沒有吃過飯。12歲時，差一點餓死。澎湖風沙很大，刮起大風，疾飛的砂子能把人的皮膚劃出血來。加上太陽大、淡水少，稻米、蔬菜簡直不能生長」許教授說，「那時我們除了吃魚，便是吃蕃薯了。刮颱風時，抓不到魚，萬一又碰上蕃薯青黃不接，那時的澎湖人只有把原來準備餵豬的蕃薯葉乾拿來吃。如果連蕃薯葉乾都沒得吃，可以去採海菜。但海菜很難吃，第一頓吃了還可以到飽，第二頓就覺得難下嚥，第三頓就叫人噁心了。」

一九二四年，許成章教授十三歲上學，從澎湖白沙公學校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畢業。那時，他原可保送到台南師範學校就讀，奈因家貧，不能如願以償。從此，日政時的公學校，成了許成章教授生平唯一的正式學歷，從而展開他畢生獨學自修的生涯。

公學校畢業的大學教授

據許成章教授說，他在公學校（相當今之國民小學）時就一邊上私塾，讀四書。十五歲他開始作詩、猜燈謎。爲了把詩作好，他更認真讀書。「當時金聖嘆推薦的六部才子書，所謂一莊、二騷、三遷史、四杜律、五水滸、六西廂，統統讀了。」他說，他以爲他作詩的根柢，來自杜詩和西廂記。他喜歡作謎語，其詼諧機智，很像歇後語：

繪子手的嘴臉——宰相。

退回燒餅油條——不吃你這一套。

老婆別人的好——自討沒趣。

18歲時，許教授經過一場大病之後，正式跟堂叔公許凌雲先生讀五經，更加深了他的中國舊學底子。

可是不論舊學底子多好，沒有正式學歷，總是遺憾。當時聽說中國大陸的學校對台灣的學生有優待，不必學歷就可入學，並且可以工讀，生活無虞。於是許教授乃決定進入在當時中國人在台灣所組織的「中華會館」，和唐山人學普通話。

就這時候，七七事變發生，日本播動了侵略中國的戰鼓，台灣人民到大陸的路子，受到很大限制。許多台灣人到大陸如福州、廈門，都是經過總督府安排的。當時去大陸的台灣有不少狐

假虎威，甘爲日本人鷹犬，在大陸上日本佔領區爲非作歹，欺負自己同胞。青年許成章聽了許多這種事，覺得不願淌這渾水，終於打消了到大陸求學的念頭。

然而雖然到大陸求學的計劃擱置了，卻學會了普通話，讀了許多中國白話文的書。早在那個時候，許成章讀完胡適的每一本集子。他喜歡胡適的白話詩，譽爲「元曲的尾聲」。他認爲現代詩已經完全脫離傳統，思想和表現法都是西洋的東西，卻用中文爲表達的工具，所以晦澀難讀，無從理解。

一九四五年台灣復歸中國，是許教授一生的轉捩點。那一夜之間，台灣人面臨了語言和文字的斷層。凡是日據時代修習的學問，如果不能以中文表達，都成了無用之學。大陸來台人士，有些人雖然沒有什麼學問，在台灣都成了文教方面的搶手貨。

青年許成章是當時台灣極少數學過普通話和白話文的台灣人。許成章在光復第二年便應聘爲高雄中學教員。十二年以後（一九五八），高雄醫學院剛成立不久，原國文教師遜清皇族溥宗堯先生辭職出缺，當時的杜聰明院長決定聘請一位台灣人來擔當高醫的國文教席。許成章成了最適當的人選。

許教授入高醫之後，和杜院長切磋寫舊體詩，兩人成了莫逆之交。杜院長稱許教授爲「老師」。據許教授說，杜院長是個好好先生，但對教學要求十分嚴格，不許教授在家開業，因而得罪了不少教授。許教授教的是國文，又對杜院長一直尊敬，所以許教授遂成爲杜院長心目中的知音。當

年杜院長喪妻時，許教授去問喪，杜院長見了，強自抑壓的悲傷一時潰決，不禁大慟，盡情大哭。

做為國文教授的許成章，在學生心目中，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呢？當年高醫學生吳錦煌醫師說：

「我們聽說許教授的正式學歷只有小學，但我們都覺得他的學問比任何有博士學位的教授都好。他見聞廣博，思想新。有些觀點甚至比我們年輕人還新。他雖然教的是古文，但是教書時能近取譬，打破時空的隔閡，使得古人好像活在我們的眼前一樣。」吳醫師說許教授非常富於幽默感，有時說些笑話，也都樂而不淫，「學生不花一點腦筋去聽，還會聽不懂呢。」

吳醫師說，當時高醫的學風還頗自由，學生翹課，基本上是不管的，因此一個教授，講課講得不好，往往上課的學生就寥寥無幾了。「但許教授的課不但沒有人翹課，甚至旁聽生滿堂。因為我們學生都認為上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

上過許教授的課的人們，大多以為許教授不止教國文，還教給學生某種幽默活潑的氣質。不少高醫出身的醫生，不但喜歡文學，更具幽默感。「這都是受到許教授薰陶的結果。可惜現在的學弟聽不到他講課了……」吳錦煌醫師說。

許成章教授也挺懷念那一段在高雄醫學院教書的日子。

「高醫的學生非常聰明，許多學生思路非常敏捷。」他說。

有一次他教金聖嘆的三十三個「不亦快哉——亦可哀也」，要教學生也模倣那個體例創作。

「結果學生也能寫出幾十個亦諧亦諷卻絕不俗鄙的句子，寫在黑板上，大家都很快樂……」

他回憶說。

有一回，許教授忽然記起書上說，某次金聖嘆喝酒，因過量而酒懷阻塞，忽然有人放鞭炮，金聖嘆吃了鞭炮煙，頓時能開懷暢飲。他告訴學生說：「大家可研究一下，到底火藥煙裡頭什麼成份有解酒作用。研究出來，寫成論文，說不定有重大發現。他笑著說：「可惜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學生研究出結果。」

許教授不但舊學根柢好，精通鶴佬語，至於書法、油畫、謎語、笑話、舊詩、俗文學也幾乎無不精通。

他的書法，早在日據時代就曾得過獎。他的油畫則有獨具的風格，他在甘蔗板上都可作畫。他喜歡作謎語，從前高雄猜燈謎只有三鳳宮一地，許教授在那兒和三教九流的民衆一起創作謎語。現在高雄有許多地方元宵猜燈謎的風氣很盛，每次猜謎都是人山人海。目前光是許教授栽培出來的謎學生就有二、三十名。許教授自15歲便以作舊詩自娛，長年來使他在台灣舊體詩界享有盛名，晚年有「正名室詩鈔」正續二集，但近年來因專研台語，已經很少出入於詩會了。

台灣「民俗文學探討」

許教授有一本必將留傳千古的著作，即「台灣俗文學探討」，這大概應當推為第一本台灣文學史了。這本書的特色，在於以台灣俗文學為主軸，兼及台灣知識份子的風雅文學（即所謂「正統

文學」。時間由古代台灣民間的傳統文學談到光復以後的現代詩，可謂包羅萬象。

台灣俗文學研究，向以廖漢臣、李獻璋和吳瀛濤的貢獻最大。許成章教授對於俗文學研究的前賢，尤其對廖漢臣先生，真是推崇備至。許教授謙稱自己「述而不作」，然而他在整理上所下的苦功，實際上遠遠凌駕乎前人之上。其原因在那裡呢？這是因為許教授不但有深厚的舊學根基，還對於台灣的閩南語有過人的研究心得，因此，他在整理台灣俗文學時不但能正確標音，並能使用相當合理的漢字。這部書著於二十年前，如果以今天許教授更為精進的境界再加修訂，一定會使這本名著更為完整吧。

連橫的啓示

到底，這本使他耗去三十年光陰的「台灣漢語辭典」，是在什麼巨大動機下展開這辛勞浩繁的工程的呢？

「我小的時候，常聽人這樣罵說話不合理的人：『講彼號(hit1lo7)無字个！』一般人稱台灣民謠、歌仔爲『無字歌』，可見在民衆的心裡，寫不出字，就是低俗。」他回憶說，「好多閩南語寫不出漢字，難道就是低俗的語言？」到了二十五歲時，許教授讀連橫的「台灣語典」，這才知道閩南語並非無字可寫，而且字字都有來歷。「後來又讀連橫的『雅言』，其中引用的俗諺，使我驚知台語之妙，妙乎天下！」

後來他讀了吳守禮教授「台灣省通志稿語言篇」、「福建語研究導論」和「五十年來台語研究總成績」等書，引導許教授走進台灣漢語的學術研究的廟堂。許教授向吳守禮教授請教的往返書信，多達一百封以上。而登門拜訪親聆教喻不下數十次。雖然平常許教授逢人一定敬稱吳守禮教授為「老師」，但事實上兩人年齡相差不過三數歲。

在他獨學自修的艱難過程中，許教授又拜訪過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周法高先生，企望得其教益。許成章回憶說，當時周先生並沒有教他什麼，卻贈他一本董同龢著的「四個閩南方言」。許教授回來之後，勤加研讀，並由此學會了國際音標。許教授當前這本「台灣漢語辭典」使用國際音標注音，蓋淵源於此。

接著許教授開始著手蒐集台灣話的漢語資料。在既有文獻上，不用說當以「台日大辭典」最為豐富了。但許教授並不以此為滿足。他經常親身或央人到各地去記錄和採集台灣各地方音，目標在蒐求更多的詞素和方言。

為了全面掌握台語詞素的語源，許教授想出了一個據他自己說是很「笨」的工作。他自掏腰包，請工讀生為他一一將所有的漢字做出一張張卡片，並找出它們在「廣韻」、「說文解字」等字書出現的卷頁碼。當許教授想到某一個漢字可能是台語某一詞彙的語源時，便順著卡片上記載的頁碼去找證據。「方法雖笨，卻也十分方便。」他說。

如此費盡功夫的工作，據許教授說，是爲了使「久已脫節的漢字回歸漢語，如遊魂歸來以附

其體。」中國歷史悠久、又多變亂，而每逢戰亂，必喪失原漢語的字音；這是使漢語的音、義、字脫節的第一个原因。第二，明清兩代熱衷科舉者，爲了要作一篇附於八股文後的試帖詩，必須押北方韻，而接受北方音。回鄉後又用北方音以教子弟，以致讀音與語音分了家，更加速音與字的脫節。第三，後人「聞音生字」，隨便以臆想之音字充當，造成不可收拾的結局。

台灣閩南語雖然保存著大量漢語的古音，但因上述三個原因，漢字的形音義之間仍然頗多混淆不清。再加上近三、四百年來，台語陸續混入少量的西班牙語、日語、英語乃至於高山族語，使得還原工作倍加困難。許教授曾經半開玩笑地說：「現代人讀古文，好像讀外文一樣。經過注音、解釋、翻譯三道手續，往往還不得其解！」他的理想，是要將台語中的漢語一一尋找出它的字源，使漢語的音、義、字重新交叉在一點上，讓現代台灣人能直接唸、讀古籍，不煩辭費。

許教授用他自己謙稱的「笨方法」，逐一爲台灣話尋找漢語的語源，先後凡十數年。直到15年前，許教授才開始進入纂寫階段。爲了求得清靜，他曾有好幾年的工夫長住在林園鄉長的家，很少回到高雄去。

正是在這一段隱居著述的期間，有一次，許教授的女兒生病了，急忙送去住院。開過刀，許太太才向在林園埋頭寫書的林教授報告。許教授一時心急，罵道：

「爲什麼不早告訴我？爲什麼要送去開刀？」

許夫人委屈地說：

「爲了怕影響你的工作嘛。送到醫院情況危險，醫生說非開刀不可。你也知道，有一年，我們的鄰居不就是因爲延誤了開刀，白白送掉一條命……」

沒有她，就沒有它

許教授啞口無言。他知道這幾年來，他能專心一意於工作，全靠許太太一手把全家的家計扛起來，叫他沒有半點後顧之憂。雖然許太太謙稱：「我對他的研究工作沒有什麼幫助」，但是她把一家大小照顧得有條有理，對外人情世事一肩扛起，其內助之功至爲重大。因此許教授一再對人說：

「沒有她，我不可能完成這部辭典。」

此外，許教授在工作上最得力的助手，是柯素真小姐。柯小姐出身於高雄師範學院。四年前，當她還差一年畢業的時候，就受聘當許教授的助手。由看稿、校對開始，摸了兩三年，才摸清體例。現在她在工作上已經駕輕就熟，並且有了判斷能力。有時甚至能夠爲了一個詞素的解釋或考證，和許教授爭論起來。據說曾有一度因爭執得比較厲害，柯素真甚至因而萌生辭意。

許教授是個善體人意的人，知道柯小姐的心情便說：

「你還是委屈一點吧，照我的原意謄寫下去。沒關係，以後人家罵的，是我不是你……」
助手和教授爭執學術觀點是一件有趣的事。柯小姐回憶說：

「回想起來，我真不該妄然和許教授爭執。有一次，我很沒有禮貌地批評許教授說：他是我所見過最主觀、最自負的人。教授回答說：『我若不主觀、不自負就寫不出這本書。』」她說著，溫暖地笑了起來。

「現在，即使許教授要趕我走，我都不願走了。我這樣協助許教授搞研究的生活，過得充實而愉快。雖然在工作保障上，我比不上在學校教書的同學們，但我覺得我的工作很有意義。做起來覺得很驕傲。」柯小姐特別指出，許教授很疼她、愛護她，她要怎樣調整工作時間，許教授都會答應。心情不好，不上班也沒關係。她生病的時候，許教授好像比自己難過。「有一次，我中意許教授的一只咖啡瓶，我向教授要。許教授不但答應了，並且清洗乾淨才給了我。」她說。

「有路用的老人」

的確，台灣話的漢語語源考證工作，比起甲骨文的考證更難確定，更容易發生爭執。三年前，當筆者第一次拜訪許教授，看他出示的原稿時，就不免暗暗爲他擔心。我擔心他的標準太寬鬆，有時寬得令人覺得有「穿鑿附會」的危險；有時一個詞素找出好幾個看起來毫不相干的字源。這好像爲一個失蹤的孤兒找到好幾個可能的母親一樣。當時我就掛心，這樣的方法和態度，怕是很難得到學院派的認可吧？

許教授對這一點非常有自知之明。

「在目前，談嚴謹還早一點。我的工作基本上只是提出一個台語所有的漢語語源上的可能性，讓後繼的學者去選擇。」許教授說：「這就好比菜販子提供了各種菜色，你可以選擇其中幾樣，做出你的拿手好菜，不必要的就可以擺著或丟棄。我的方法，我的態度，有問題，我歡迎批評……。」事實上，教授也許已經預料到，他這本「台灣漢語辭典」一旦出版，將會出現一些一面寫文章把他的書批得一文不值，或者不屑一顧的學院派學者，卻在暗地裡偷偷地採用他的考證，據為己有，而不說明出處。

踩著前人的履痕前進，卻嘲笑前人不穿皮鞋的後輩「學者」，在我們的社會是不乏其人哪。但許教授的家人，卻有完全不同的掛慮。教授太太和當教授的公子許勝一先生就說：

「我們希望他早日完成。他太辛苦了。」

教授的家人所擔心的，被吳錦煌醫師一語道破。吳醫師告訴我說：「皇帝不急，急壞了太監。寫了十幾年還寫不完一部書！有一次我直截了當的問教授：到底寫得完嗎？教授卻笑著回答：『寫得完啦！我的祖先全都是長壽，我也一定不會早死的啦！』」

事實上，據我所知，許教授寫完這部語源考證之後，將繼續展開另一個更大的計劃。他要編一部「台灣閩南語辭典（詞彙篇）」，我看過他的手寫稿本，刊在南瀛文獻第十二卷，雖只一部份，已夠引人入勝了。

因此，教授的工作是一定做不完的，即使編完第二部辭典，也許還會再編第三部、第四部……。

我們祝望許教授長壽不止百歲。誠如他在一次對早覺會的會員演講時說的：「要做一個有路用的老人」。其實，他豈止是一位「有路用的老人」。他獨學自修，勤勉用功，數十年如一日的治學精神，對一般荒嬉怠忽、不肯下硬工夫讀書的青年學子，和動輒談研究經費、研究環境才肯搞研究，研究工作又浮而不實、派系傾軋、逢迎阿諛的小部份「學界」而言，是怎樣獨特而又尊嚴的存在啊……。

台語文字化

最近台語詩文如雨後春筍地出現在報章雜誌上，到底台語有可能完全文字化嗎？

許教授對於近日在報章雜誌發表的幾篇用台語寫成的文章，表示了他的看法：

「目前不大可能，因為缺乏可供參考、借鏡的典範作品。」許教授搖搖頭說。

「典範作品？」

「是啊！就像運用很多中國北方話的平話小說『紅樓夢』，或是到處出現著山東土話的『水滸傳』，以及夾雜甚多上海、江蘇方言的白話小說『九尾龜』、『孽海花』……等極優秀的文學作品。甚至香港地區一些行之有年，純用廣東話編纂的報章雜誌，也可說是一種典型。」許教授說。他認為正因為有這些典範性的文學作品，在藝術和語言上已經確立，所以讀者在閱讀用這些方言寫成的文章時，能夠達到完全自由表達的功能。可是，由於台灣話在目前仍缺乏這種典範性作品，

要純粹以台灣話寫文章，大概還須要等五十年或一百年，甚至更久的時間，直到典範作品產生之後，它才有被普遍接受的可能。「當然，若是以一種研究、實驗的態度採用台語寫作，我基本上也是不反對的。」許教授說。

關於鄭良偉教授提出的漢字羅馬字混合方案，許成章教授也表達他的看法說：

「這是個沒有辦法中的辦法，但以後本字找出之後再一一改成漢字。」

關於台語不確定漢字的表達方式，目前有本字派、假借派、拼音字派之爭，拼音字派又有羅馬拼音派、方塊拼音派之爭。許成章教授的意見應屬本字派吧？

（原載一九八七、四、《人間》雜誌十八期，一九八九、九修改）